

卡夫卡文集

增订版 第三卷

中短篇小说

高年生 主编 谢莹莹 张荣昌等 译

作家出版社



kafka

Kafka

卡夫卡文集

第三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卡夫卡文集. 第3卷/ (奥) 卡夫卡 (Kafka, F.) 著;
谢莹莹, 张荣昌等译. - 增订本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1

ISBN 978 - 7 - 5063 - 5705 - 0

I. ①卡… II. ①卡…②谢… ③张… III. ①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奥地利 - 现代②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奥地利 - 现代
③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奥地利 - 现代 IV. ①I52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7175 号

卡夫卡文集 (增订版第三卷)

作 者: 【奥】卡夫卡

译 者: 谢莹莹 张荣昌 等

责任编辑: 刘英武

装帧设计: 张曙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 214

字数: 379 千

印张: 11.5

版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705 - 0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版说明

2011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卡夫卡文集》(1—4卷)增订版是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的基础上重新修订而成。新版《卡夫卡文集》(1—4卷)增订版增补了三篇短篇小说,校订修改了某些译文,纠正了一些印刷错误,并以全新的版式和封面设计对图书进行了精美包装,更加准确、新颖、概括地表现出卡夫卡的创作风格 and 世界经典文学的品格。新版《卡夫卡文集》(1—4卷)增订版将给热爱卡夫卡的读者带来新的阅读感受。

前 言

高年生

本文集第三卷收入了卡夫卡七十九篇中短篇小说。可以说,凡是能找到的中短篇都搜集来了。作者生前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很严,不太愿意将其发表。有一些他同意发表的短篇是从较长的作品中摘选的,如《上谕》选自《中国长城修建时》,《司炉》即是长篇小说《美国》的第一章,《与祷告者的谈话》和《与醉汉的谈话》选自《一场斗争的描写》。为节省篇幅起见,本卷一般不收此类作品。《公路上的孩子们》选自《一场斗争的描写》,但布洛德在整理发表《一场斗争的描写》时将其删去;《在法的门前》系长篇小说《诉讼》中的一节,作为脍炙人口的精品,仍收入本书。卡夫卡的短篇小说,文体是比较模糊的,有的像抒情散文,有的像寓言,国内学术界对此有种种不同的称谓,如荒诞小说、寓言式小说、微型小说、散文诗、速写、随笔、小品等,不一而足。本书姑且统称之为小说,按写作时间的先后排列。

目 录

前 言	高年生(1)
公路上的孩子们	(1)
上山远足	(4)
衣 服	(5)
树	(6)
一场斗争的描写	(7)
拒 绝	(39)
街边的窗户	(40)
杂货商	(41)
随意的凭眺	(43)
回家的路	(44)
从身边跑过的人	(45)
乘 客	(46)
乡间婚礼筹备	(47)
布雷西亚的飞机	(64)
为骑士们的思考	(71)
不 幸	(72)
揭露一个骗子	(76)
单身汉的不幸	(78)
城市世界	(79)
突然决定的散步	(83)
决 定	(84)
成为印第安人的愿望	(85)
大喧闹	(86)
判 决	(87)
变形记	(96)
村子里的诱惑	(129)

回忆卡尔达火车站	(135)
在流放地	(142)
梦	(160)
在法的门前	(162)
乡村教师(巨鼯)	(164)
副检察官	(174)
老光棍布鲁姆费尔德	(178)
桥	(195)
猎人格拉胡斯	(196)
骑桶人	(200)
豺狗与阿拉伯人	(202)
新律师	(206)
乡村医生	(207)
在顶层楼座上	(212)
视察矿山	(213)
下一个村庄	(215)
杀 兄	(216)
邻 居	(218)
中国长城修建时	(220)
往事一页	(229)
敲庄园之门	(231)
十一个儿子	(233)
杂 种	(237)
致某科学院的报告	(239)
家长的担忧	(246)
日常的困惑	(248)
有关桑丘·潘沙的真相	(249)
海妖的沉默	(250)
普罗米修斯	(252)
波赛冬	(253)
团 体	(254)
夜	(255)
拒 绝(2)	(256)
法律问题	(260)
城 徽	(262)

征 兵	(264)
考 试	(266)
兀 鹰	(268)
舵 手	(269)
陀 螺	(270)
小寓言	(271)
回 家	(272)
初次痛苦	(273)
出 门	(276)
代言人	(277)
绝食表演者	(279)
一条狗的研究	(286)
夫 妇	(312)
算了吧!	(316)
论比喻	(317)
小妇人	(318)
地 洞	(323)
女歌手约瑟菲妮或耗子民族	(346)

公路上的孩子们

我听见马车在花园栅栏旁驶过，有时也从微微晃动的树叶缝隙中看到它们。夏日炎热，车轱辘和车辕的木头发出强烈的嘎吱声！干活的人从田间归来，扬起阵阵笑声，这真叫人心烦。

我坐在我们的小秋千上，正在我家花园的林木间休息。

栅栏外行人车辆络绎不绝。此刻孩子们跑步过去；粮车上男人和女人们坐在禾把上及其周围，遮住照射在花坛上的阳光；傍晚时分，我看见一位绅士拿着手杖缓步而行，有几个少女臂挽着臂迎着他走来，退进路旁的草地向他问候。

之后，鸟儿像喷水似的向天空飞去，我用目光追随着它们，看着它们同时向上飞，直到我不再相信是它们在向上飞，而是我在向下落，我感到头晕，便紧紧抓住秋千的绳子，稍稍荡了起来。很快我就荡得更使劲了，此时风吹得更凉了，天空中飞鸟消失了，出现了闪烁的星星。

我在烛光下吃晚饭。我常常把双臂放在桌面上，已经很累，咬着我的黄油面包。网眼密布的窗帘被暖风吹得鼓起来，有时外面过路的人想要看清楚我并跟我说话，就用双手抓紧窗帘。通常蜡烛很快就会被风吹灭，聚拢来的蚊子还会在蜡烛的黑烟中飞舞一阵儿。如果有人从窗口向我打听什么，我便会那样看着他，仿佛遥望群山或空中，而他也并不十分在意得到回答。

如果之后有人翻过窗台进来说，其他的人都已经在了房前了，我当然就会叹着气站起来。

“不，你为什么叹气？究竟出了什么事？是再也无法补救的特大祸事吗？我们再也无法恢复元气了吗？一切果真都完了吗？”

什么也没有完。我们跑到房子前面。“谢天谢地，你们终于来了！”——“你总是迟到！”——“怎么就是我呢？”——“正是你，如果你不想参加，那就待在家里。”——“不能宽恕！”——“什么？不能宽恕！你

怎么这样说？”

我们一头扎进暮色中。没有白天和黑夜。一会儿我们背心上的纽扣就像牙齿一样磕磕碰碰，一会儿我们保持固定不变的距离跑着，像热带动物一样口中有火。我们像古代战争中身穿胸甲的骑兵，策马而行，高高地在空中，一个接一个地穿过小巷，脚上这么一来劲，就冲上了公路。个别人走进公路排水沟里，他们刚一消失在阴暗的斜坡前，就已经像陌生人一样站在上面田间小路上向下看。

“下来！”——“先上来！”——“好让你们把我们扔下来，我们不会这样干，我们还不至于那么傻。”——“你们想要说，你们都这么胆小。来吧，来！”——“是吗？你们！正是你们要把我们扔下去？你们会有那能耐？”

我们发起冲锋，胸口被人猛推一把，躺倒在路边沟渠的草丛中。心甘情愿地倒下，一切都是同样的暖和，我们在草丛中既不感到热，也不感到冷，只是感到累。

我们向右侧翻身，把手放在耳朵下面，这样就很想入睡。虽然抬起下巴，想再站起来，却跌入一条更深的沟里。于是横伸出手臂，向斜侧蹬动双腿，想顶风一跃而起，却肯定又会跌入一条更深的沟里，而我们决不肯罢休。

怎样在最后这条沟里使劲伸直四肢，特别是把膝盖伸直，好好睡上一觉，我们几乎还没有想过，就像生病似的仰面躺着，想要哭。当一个男孩两肘贴着腰从斜坡跳上公路，黑色的鞋底掠过我们头顶时，我们便眨一下眼睛。

我们看到月亮已经升到半空，一辆邮车在月光下驶过。微风开始四处吹拂，在沟里也感觉得到，附近的树林开始沙沙作响。这时一个人就不再希望独自待着了。

“你们在哪儿？”——“上这儿来！”——“大家都一起来！”——“你躲什么，别胡闹啦！”——“你们不知道邮车已经过去了吗？”——“不知道！已经过去了吗？”——“当然，你睡觉的时候它就过去了。”——“我睡着了？不会有这样的事！”——“别说了，你现在还迷迷糊糊呢。”——“我可没有睡着。”——“来吧！”

我们靠得更紧，一同跑着，有的手拉着手，可是头无法抬得很高，因为是下坡路。有人喊了一声印第安人的战争号令，我们的双腿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奔起来，在跳跃时风托起我们的腰身。什么也阻挡不住我们；我们就是这样跑着，以致我们甚至在超越别人时还能抱着双臂，不慌不忙地环视四周。

我们在山涧的小桥上停住了脚步；跑过桥的人又折回来。桥下的流水拍打着石头和树根，仿佛还不到暮色已深的时分。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跳到桥栏杆上去呢？

从远处矮树丛后面驶出一列火车，所有的车厢都亮着灯，玻璃窗肯定都已放了下来。我们中有人唱起一首流行小调，可我们大家全都想唱。我们唱得比火车行驶要快得多，因为我们的声音不够响亮，我们便挥动手臂，我们的歌声汇成一片，使我们感到心情舒畅。当一个人的声音混入别人的声音的时候，就像给鱼钩钩住了一样。

我们就这样唱着，背后就是树林，歌声传到远方旅客们的耳中。村里的大人们还没有睡，母亲们已为夜晚的来临铺好床。

是时候了。我吻了吻站在我身旁的人，同后面的三个人只是握了握手，开始往回跑，没有人叫我。在他们不再能看到我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我拐了弯，在田间小路上又跑进了树林。我向南边那座城市跑去，我们村子里有关于这城市的这种传说：

“那儿的人啊！你们想想，他们不睡觉！”

“他们为什么不睡觉呢？”

“因为他们不会疲倦。”

“为什么不会疲倦呢？”

“因为他们是傻子。”

“傻子就不会疲倦吗？”

“傻子怎么会疲倦呢！”

昕·马楚克 译

题解：《公路上的孩子们》作于1903—1904年，原是《一场斗争的描写》第二稿中的一个片段，1912年首次发表在短篇小说《观察集》中。后来布洛德在整理《一场斗争的描写》时将它删除。

上山远足

“我不知道，”我无声地喊道，“我真不知道。要是没有人来，那就没有人来了好了。我没有对任何人做过坏事，也没有人对我做过坏事，但是没有人愿意帮我。根本没有人。可是，情况并非如此。只是没有人帮助我——否则，根本没有人倒也不错。我会很乐意——为什么不呢——跟一帮根本没有人一起去远足。当然是上山去，要不去哪儿？看这帮没有的人相互挤来挤去，那许多横伸和相挽的手臂，那许多被小碎步分开的脚！不言而喻，大家都穿着燕尾服。我们懒洋洋地走着，风从我们和我们四肢之间的空隙吹过。喉咙在山上变得自由！真怪，我们没有唱歌。”

高 晞 译

题解：《上山远足》选取自《一场斗争的描写》第二稿，作于1903—1904年。1908年3月发表在杂志《希佩里昂》上。

衣 服

每当我看见有很多褶子、花边和挂饰的衣服好看地穿在美丽的身体上,我就想:这些衣服不会保持很久,就会起皱,再也熨不平;会沾上灰尘,灰尘厚厚地沾在饰物上,再也无法清除。谁也不愿这么伤心、这么可笑地每天把同一件贵重的衣服清早穿上,晚上脱掉。

但我看见有些姑娘,人长得很漂亮,常常露出迷人的肌肉和骨节、绷紧的皮肤和一头细发,却日复一日地穿着这一套自然的面具服装,总是把同一张脸放在同一双手掌中照着镜子。

只是有时晚上,她们很晚从一次庆祝活动归来时,会在镜子里看到,这套面具已经穿旧、鼓鼓囊囊,已被所有人见过,很难再戴了。

高 晞 译

题解:《衣服》选取自《一场斗争的描写》第一稿,作于1903—1904年,1908年3月发表在杂志《希佩里昂》上,无标题。1910年在《波希米亚报》上重新发表时正式采用本标题。

树

我们就像雪中的树干，表面上看来平放在那里，稍一用力就能推动它们。其实不然，你是推不动它们的，因为它们与大地紧密相连。不过你瞧，甚至这也只是表面现象。

高 晞 译

题解：《树》选自《一场斗争的描写》第一稿，作于1903—1904年。1908年3月发表在杂志《希佩里昂》上。

一场斗争的描写

于是人们裹在衣裳中
蹒跚地在砾石路上散步
在这辽阔的天空下
从遥远的山冈
天空向遥远的山冈伸展

将近十二点钟时，已经有一些人站起来，互相握手，鞠躬道别，并说今晚过得真愉快，然后穿过前厅高大的门框，穿上外衣。女主人站在屋子中间，灵巧地鞠着躬，裙子上装饰的褶儿摆动着。

我坐在一张小桌旁——这张小桌有三条撑开的细细的折叠腿——刚从第三只小玻璃杯中抿了一口甜药酒，并在抿酒的同时看了看我为自己挑选并堆放在那儿的一些糕点。

这时，我看见我的那位新相识头发微微蓬乱、神情迷惑、衣着不整地出现在隔壁房间的门柜柱子旁。我想掉开目光，因为这些与我无关。可是他却径直向我走来，对我的做法心不在焉，微笑着说道：“请原谅我来找您。从十点半到刚才，我同我心爱的姑娘单独坐在隔壁的房间里。哎，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我知道，我对您讲这些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互相之间几乎不了解。不是吗？今晚我们才在台阶上相遇，作为同一家的客人说了几句话。但是现在——您必须——我请求您——原谅我，我无法把幸福隐藏在内心。此外，在这里我又没有别的可信赖的熟人——”

我忧郁地注视着他——我嘴中的水果点心味道很平常——抬头望着他那张变得通红的脸说道：

“得到您的信赖当然很高兴，但是我并不满意您向我吐露了真情。假如您不是这么迷惘，您自己定会感觉到，向一个独自坐在那里喝着白酒的人讲述一个正在热恋中的姑娘是多么的不合时宜。”

当我说完这些话时，他一下子坐了下来，向后靠去，垂下双臂，然后他又使劲往回屈起双臂，用相当大的声音自言自语起来：

“刚才，安妮和我，我们单独在那边那间屋子里。我把她吻了又吻——我吻了她的嘴巴、耳朵和肩膀。我的天啊！”

一些猜想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更生动的谈话的客人打着哈欠向我们靠拢来。因此，我站了起来——为让大家都能听得见——说道：

“那好吧，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同您一起去。但是我认为，在这冬季，又是在夜里，去登劳伦茨山^①可真是胡闹。此外，天气冷了，又下了一点雪，外面的道路像溜冰场一样。好吧，随您的便吧——”

起初他吃惊地望着我，张开那双唇湿润的嘴巴，但当他看见站在近旁的先生们，就笑了起来，站起来说道：

“噢，不，外面的凉意会使人感到舒服。我们的衣服满是热气和烟味。虽然我喝得真不算多，但我也有些醉了。好吧，我们去道别，然后就走。”于是我们走向女主人，当他吻女主人的手时，女主人说道：

“不，我很高兴，您今天看起来非常幸福。”这句话中的好意感动了他，他再次吻了吻女主人的手；她微笑着。我不得不把他拉走。前厅站着一名女用人，我们是第一次见到她。她帮我们穿上外衣，然后拿起一盏小小的提灯，为我们照亮了台阶。她的脖颈裸露着，只是在下颌下系着一条黑色丝绒带。那穿着宽松衣服的身体微向前倾，当她把灯提得低低的，在我们前面先下楼梯时，一再挺起身来。由于喝了酒，她双颊通红。在照着整个楼梯间的微弱灯光中，她的嘴唇在颤抖。

在台阶下面，她把灯放在一级阶梯上，向我的相识走近一步，拥抱着他，吻他，而且一直抱住不放。直到我把一枚钱币放在她手中，她才慢慢吞吞地松开胳膊，缓缓地打开房子的小门，让我们走入黑暗的夜色中。

在那空荡荡的、被间隔相等的路灯照亮的街道上，一轮硕大的月亮隐藏在薄云后面，天空因而显得更加辽阔。在冰冻的雪地上，人们只能小步行走。

到了外面，我就显然变得特别清醒了。我抬起眼，让关节咯咯作响，向着小巷的上空呼喊着一个名字，好像有位朋友从我这里在拐角处

① 布拉格西部的山冈。

溜走了似的。我跳着把帽子高高抛起，然后又把它接住。

我的相识无动于衷地与我并肩走着。他低垂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这使我感到惊讶，因为我曾以为，如果我把他从聚会中带出来，他会高兴得发疯。现在我也变得安静些了。当我忽然对他的状况不再理解，抽回我的手时，我已经在他背上拍了一下，让他振作起来。我不再需要用我的手，便把手插进了外衣口袋。

这样，我们默默地走着。我注意地倾听着我们的脚步声。不知为什么，我无法做到与我的相识保持同步。天气晴朗，我可以清晰地看见他的脚。有时，也有人倚在窗口瞧着我们。

当我们来到费迪南大街时^①，我察觉到，我的相识开始哼唱《金元公主》的一首曲子，声音不大，但我却听得真真切切。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想侮辱我吗？于是我准备立即放弃听这音乐，并放弃这次散步。是啊，为什么他不同我说话？如果他不需要我，为什么不让我安静地待在那间暖和的屋里喝甜药酒。争着要散步的其实并不是我。再说，我也可以独自散步。刚才我在参加聚会，把一个忘恩负义的年轻人从羞惭中解救出来，现在在月色中漫步。这样也行，白天上一天班，晚上聚会，夜里漫步在小巷中，一切都不过分。一种自然得无以复加的生活方式！

但我的相识仍跟着我走。当他发觉自己被落下时，便加快了步伐。我们谁也不说话，但也不能说我们是在跑。我在考虑，拐进一条小巷这样做好不好。其实我并没有义务陪他散步。我可以独自一人回家，谁也不能阻拦我。那时我将会看到我的相识如何无知地从我拐进的小巷入口处经过。再见，我亲爱的相识！当我回到我的房间，那里将是一片温暖。我将在桌上点燃那盏带有铁支架的立式台灯。完事之后，我便可以坐在放在破旧的东方地毯上的扶手椅中。多么美好的前景！干吗不去这样做？但是以后又怎么办？没有以后。在温暖的房间里，灯光将照耀在坐在扶手椅中的我的胸脯上。然后，我的身体又将渐渐变冷，在这涂色的墙壁之间，在那块在后壁挂着的镶金框的镜子里映出的倾斜的地板上，独自一人呆上几个小时。

我正在疑惑不定，在离开时是否要向我的相识告别时，我的双腿变得疲劳起来，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回家去，上床睡觉。然而，我却却没有勇气不辞而别，但我又虚弱得不能够大声地道别。因此，我停住了脚，倚在一堵月光照耀着的屋墙上等着。

① 布拉格的一条大街。